







象一头失蹄的小鹿，连翻带滚从万丈悬崖上往下落去，没一棵爬岩草能接住支格阿鲁，没有一株弯脚树能挡住支格阿鲁。这一滚动，天翻地转，他却没有啼哭了，反而非常安静起来。支格阿鲁在悬崖边倒转了三遍，翻滚了三回，突然轻轻落在岩中间的一个洞口里。

洞中没有野兽，也无飞禽，只有三个同样大小、一样光滑发亮的石头，堵在洞门前。当支格阿鲁睁开眼睛，用他那小小胖手，去摸身边一块石头时，却听见那石头说话了：“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英雄的支格阿鲁来了，我们要好好地接待他，不能半点怠慢。”支格阿鲁完全听懂了石头的话，便很安静地住在石洞中，饿了吃石头的饭，渴了喝石缝中的水，冷了就穿石头上的苔藓衣，闷了就同崖边的雀鸟唱歌，乐了就和洞口的三个石头谈话，日子过得安乐极了。

长到一岁了，支格阿鲁比一般九岁的孩子还高大结实。这时，他可以从岩缝中爬上山去玩。他看见山里的放羊人，就去帮助放羊。放羊人很喜欢，便用荆竹杆做弓，蓑茅杆做箭，用火麻绳做弦，送给支格阿鲁去玩耍，并教他如何射箭。支格阿鲁有了这样的弓箭，便用来射天空中飞叫的云雀，一箭射一对，三箭射三双。放羊人看了，非常惊诧，忙问他的名字，他说不知道，问他的阿达、阿嬷姓什么？他说不知道，问他几岁了，还是回答不知道，这使放羊人更加惊讶和奇怪，心想：看来这个孩子聪明伶俐，并且有臂力，能射双雕箭，可怎么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晓得，连自己的阿达、阿嬷姓什么全不知道，可能是个傻子？或者是个笨孩子。放羊人有些不喜欢他了。

回到洞中，支格阿鲁很生气地问洛觉瓦峨石岩，要岩石说出放羊人问他的那些话。岩石说：“你是神龙鹰的儿子，叫支格阿鲁，你阿嫫叫蒲莫列伊，生下你后，因为日夜不停的啼哭，惊动了吃人魔特比阿嬷，便抓去你母子俩，途中经过这座岩子边时，因这洛觉瓦峨岩子，是神龙鹰常来歇脚的地方，你阿嫫便悄悄将你在岩子边，把你还给神龙鹰或许能救活你，她自己任由特比阿嬷抓去，我洛觉峨岩子是神龙鹰的舅舅，你是我的外孙，所以我才把你救了，如今已养你一年了。”支格阿鲁听后，很着急地问岩石：“我的阿嫫被吃人魔抓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洛觉瓦峨岩石说：“听说抓到木刻地方去了。”支格阿鲁忙把手中的弓箭，向前一甩，生气地说：“我一定要找到阿嫫，非向特比阿嬷报仇不可！”

到了两岁的时候，支格阿鲁到山上去玩耍，看见一个打铁的老铁匠，就去帮助打铁。老铁匠很喜欢他，便用铜做弓，铁做箭，牛筋做成弦，送给支格阿鲁去玩耍，并教他射箭。有了这个比竹做的好多少倍的铜弓铁箭，他便拿去射来了山中的獐子，鹿子、麂子与狗熊，老铁匠更喜爱他了。

有一天，他单独去山里射猎，遇见了原来那个放羊人，由于支格阿鲁的身材已长得魁梧高大，粗膊长手，腰阔腿圆，放羊人认不出来了。当支格阿鲁从腰中拿出那把竹弓草箭来，放羊人吃惊地问：“你现在几岁了？”

“快满三岁了，我叫巴若。”

“那为啥以前说不知道？”放羊人有点疑惑起来。

“以前，是我真不知道，不是哄骗你，请不要生气。”支格阿鲁刚说完，突然一只金钱花豹子从树中钻出来，呲牙咧嘴，一头扑进了羊群。顿时羊群大乱，放羊人吓呆了，不知所措。支格阿鲁一见，却轻蔑地笑了笑，不惊慌地拿出铜弓铁箭，拉圆弓，搭上箭，瞄准那豹子咧开的嘴巴，嗖地一箭射去，只听见花豹子猛吼了一声，一下转过头来，举起前爪一纵，就向支格阿鲁扑来。当它刚立起前爪，正要扑去的一霎间，又听见嗖嗖两箭，那豹子便双眼流血，倒在地上乱滚乱抓起来。支格阿鲁忙去骑在它的颈子上，抓住脑顶皮，几拳头便将那头大花豹打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。花豹子死了，支格阿鲁提起来看了看，一下甩给放羊人说：“河水在巨石上咆哮，是羡慕它坚强挺立；大风对杉树呼喊，是喜爱它宁折不弯。这个就送给你吧，作为报答你给我做了竹弓草箭，教我学会了拉弓射箭的本领。”

从此，支格阿鲁的英雄美名，就像布谷鸟报春那样轻快，象羊群贪恋青草那样恳切，象条条解冻的山溪那样欢跳地到处传扬。没过三天，便被放羊人传遍了五座山外，三条江下；被小小的蚂蚁传进了泥土内，被蹦跳的鱼儿传进了江河里；被轻柔的春风传进了山寨里；被欢唱的云雀传进了天空里。舒祖大山里，山外的九重山，河外的九条河，所有的人家，所有一切有生命的东西，都知道了这个刚满三岁的英雄——巴若。

到了第二轮龙年、龙月、龙日，龙时的那一天，支格阿鲁长满了一十三岁了，他比任何一个彝族小伙子，长得又高又大，又壮又结实，他头上用发绺紮起的英雄结，足有三尺三寸高，他耳边那颗吊穗的朱

红蜜蜡珠，象飞龙抢吞的那个闪光的神宝，他身披一件比神鹰翅膀更黑更轻捷的披衫，能叫山风倒旋，云雾让路，肩挂老铁匠铸的那张铜弓铁箭，会使雀鸟惊飞，野兽乱蹄，他那双眼睛象闪电样夺目，碰着再坚硬的岩石也要裂缝，遇着再浑浊的河水也会看清。这样英俊魁梧的支格阿鲁，只要一走到哪里，那里的人们，便会惊呼狂欢，热情招待这个英雄人物的到来。

哪知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天空突然出现了六个太阳，七个月亮，地上一就变成了七天不黑，九夜全亮，山上的树木被晒死完了，只留下一棵棠梨树没死去，所有山沟里的水都晒干了，只有阿木暑体（小海子）没晒干，因为这棵棠梨树长在这个小海子边，树子把自己的密枝繁叶张开，顶住六个火烈烈的太阳的烘烤，严严实实遮住小海子；小海子也把自己全部清凉的海水，团成了紧紧的一塘，不许乱翻乱滚滚溅出塘外一滴，尽量满足棠梨树需要的水份，保住这棵树子的存在。就这样相互依靠，相依为命，才没被太阳晒死，全活了出来，地上的草全晒枯了，只有一苗丕且（牛耳大黄草）没死；所有的庄稼都晒焦了，只有额失（苦荞）还活着，所有的动物齐晒死了，只有阿尺罗多（花脚猫儿）还在跑跳，人们身上的汗水流干了，象挂在火塘上的烘鸡，只有嚼牛耳大黄草苦汁去润润嘴唇，只有靠苦荞来吊命，只有靠花脚猫儿来互相传递信息。整个地上被六个太阳烤得象块焦炭，人们越来越成为烫锅上的蚂蚁了，伸长着脖子，张着焦渴的嘴唇，瞪着突出了眼眶的眼珠，望着火炎炎的天空，奄奄一息待等热死了，谁也

想不出办法，打不出一个主意，只有等候着被烘燎成象条条干豇豆那样，断气死去。

这时，只有山里那个放羊人和老铁匠突然想起来，他们曾为支格阿鲁做过弓箭玩耍，使支格阿鲁练成了神箭手，百发百中，力能拔山，气可倒海，要是能用这箭把太阳和月亮都射下来，地上的一切才能活命，他们两个便一道去找支格阿鲁。

这时，支格阿鲁正站在洛觉瓦峨岩子指着天空，对着六个太阳和七个月亮发气，他大声吼叫，声音在干焦了的喉咙内冲不出来，他双脚蹦跳，两脚粘在滚烫的地上跳不起来；他用牛皮绷子套着石头，把一个个石头甩上天空，想把太阳和月亮全打落下来，可是飞去天空的石子全被太阳晒化了。正当他找不出个办法，气得心炸肝裂时，放羊人和老铁匠说出了他们想的办法，请支呷陈鲁用箭射落太阳和月亮，才将他的心点明，这下找到了对付太阳和月亮的主意，他的喉咙不干不渴了，嘴里不渴了，两臂不软了，双脚不重了，他那双闪电似的眼睛，又射出了光芒，他那拧成一堆的粗眉，又展得平平的长长的了，嘴角有了笑容，口中有了语言，他睥睨地向天空一瞪，从肩上拿下铜弓箭，就向一座高高的山峰走去，他要三弓五箭地把天上那喷火的六个太阳，和那幸灾乐祸的七个月亮，全射下地来，以免人们遭灾罹难，万物惨遭毁灭。